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临床医学院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清泉 信彬◇总主编

北京中医医院

巫君玉

瓣杏医谈

(第二版)

巫君玉 巫熙南 巫浣宜◇主编



巫君玉 瓣杏医谈（第二版）

巫君玉 巫熙南 巫浣宜◇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清泉 信 彬◇总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君玉瓣杏医谈/巫君玉, 巫熙南, 巫浣宜主编. —2 版.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304 - 8264 - 3

I. ①巫… II. ①巫… ②巫… ③巫… III. ①中医学 -
临床医学 - 经验 - 中国 - 现代 IV. ①R24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196 号

巫君玉瓣杏医谈 (第二版)

主 编: 巫君玉 巫熙南 巫浣宜

策划编辑: 赵 晶 喻 峰

责任编辑: 喻 峰

责任校对: 贾 荣

责任印制: 李 茗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 版 人: 曾庆宇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10-66135495 (总编室)

0086-10-66113227 (发行部) 0086-10-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电子信箱: bjkj@bjkjpress.com

网 址: www.bkyd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4 - 8264 - 3/R · 2076

定 价: 39.0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明医馆丛刊》

编写委员会名单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应麟	王莒生	王禹堂	王麟鹏	毛克臣	吕培文
危北海	许心如	孙伯扬	李乾构	肖淑琴	宋祚民
张志真	张炳厚	陈彤云	郁仁存	周乃玉	周德安
赵荣莱	柯微君	饶燮卿	贺普仁	柴松岩	黄丽娟
董子亮	温振英	魏执真			

总主编

刘清泉 信 彬

执行主编

徐春军 张广中

副主编

王大仟 程 军 王笑民 王国玮 刘东国 张金霞
李 萍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一兵	王 北	王 倩	王 萍	王 琮	王玉涛
王桂玲	邓丙戌	曲剑华	朱培一	刘 汶	刘 清
刘 矗	刘红旭	安海英	孙丽蕴	孙明霞	巫浣宜
巫熙南	李 建	李 洋	李 彬	李 敏	李卫敏
李伯华	杨 岚	吴义春	吴剑坤	佟 彤	汪 蕾
汪红兵	张 芑	张 苍	张 洁	张 秦	张 萃
张胜容	张海滨	陈爱萍	陈嘉兴	林 燕	尚菊菊
金 玫	周 垒	周 涛	周冬梅	周继朴	赵 因
赵文景	荣文舟	胡 馨	胡锦丽	侯雅军	娄卫海
祝 勇	贾绍燕	徐旭英	郭中良	唐的木	曹 毅
戚团结	常 彪	寇 焰	韩 垚	谢幼红	翟兴红
樊惠兰	滕秀香	戴 梅			



总序 一

中医药学有三千年历史，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人类健康和生命科学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医药学历久弥新，愈发显示了勃勃生机。近一百年，西学东渐，中医药屡经磨难，跌宕起伏，生死存亡，但不屈不挠，抗逆图存，顽强发展，终于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习近平主席叮嘱我们：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把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这是民族的使命，时代的召唤，历史的责任。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其理念和方法并不落后。中医药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从整体上系统把握人体健康，重视患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在生理上，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主张阴阳平衡，气血畅通；在治疗上，以辨证论治为特点的个体化诊疗，

重视个体差异和疾病的动态演变；在方药上，根据药物性味归经，运用七情和合的配伍法则，使用方剂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这些特点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理念和方向，其科学内涵不断得到诠释，彰显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先进性。特别是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和医疗模式的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如何传承中医药精华，弘扬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是不朽的主题。北京中医医院做了非常好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北京中医医院是建国后北京市最早成立的中医院，建院之初，这里汇集了京城及华北地区御医派、师承派、学院派等各派名医70余人，形成了名医荟萃、学术繁荣的氛围。此外，将现代医学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医，取得了丰硕的临床和科研成果，如红纱条等一批制剂成为中医、西医和患者青睐的明星药。六十年后的今天，北京中医医院在临床服务、人才培养、学术传承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首都中医药服务的基地、青年中医师成长的摇篮，是中医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后分站。目前拥有临床科室32个，日平均门诊量8000余人次，服务能力和水平处于同类医院前列。在中医药学术传承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医院拥有国医大师1名、首都国医名师8名，国家级名老中医30余人、市级名老中医23人；拥有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0个、市级19个，成为全国中医传承最具活力的中医院之一。

中医药事业发展关键在人才。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明示，读经典、拜名师、做临床，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心领神会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为系统总结、整理、传承和发扬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培养具有中医思维的临床人才，北京中医医院开展国家级、市级、院级师承工作，从人、财、物等方面为传承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支持。为了探索造就名中医的模式与方法，医院创新培养机制，实施以团队带团队的中医师承新形式，团队互促，达到师生双赢共进的效果；建立“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设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首都“薪火传承3+3”工作室、示教诊室、观摩室和资料阅览室，在服务患者的同时，传承中医学术和临床技术，培养高水平临床人才。北京中医

医院具有中医学术传承的良好氛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大批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不少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领军人物。

六十年传承创新发展，几代人孜孜不倦拼搏，走过风雨，历经沧桑，北京中医医院已发展成为燕京医学主要学术基地，成为中医医疗、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拥有众多中医专长专技专药的知名医院。为建院六十周年之吉庆献礼，医院组织编写《明医馆丛刊》，将赵炳南、关幼波、贺普仁等 36 位名老中医之医论、医案梳理发掘，汇聚成册，医籍之丰，医家之众，内容之详，蔚为壮观。这些前辈国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论病诊治精微，辨证论治，各具特色，广受赞誉。这套丛刊收录的医论、医案、医话、医方，是诸位医家毕生经验的总结，是临床诊治疾病鲜活而生动的记录，是启迪后学甚好的教材。

五月华诞贺新岁，六十甲子济天下。此系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传承工作，更是医院六十年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具有示范意义，对全国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欣慰之余，愿为之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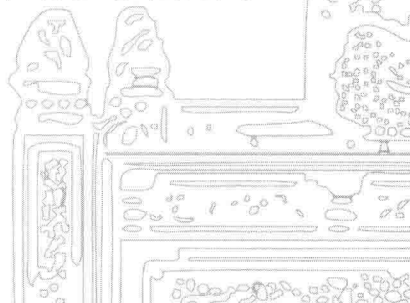


丙申年春日于北京



总序二

六十年前，一大批正值盛年的名中医联手创建了北京第一家中医医院。医院当时几乎囊括了京城名医，如张菊人、赵炳南、关幼波、许公岩、王为兰、王大经、刘奉五、祁振华、夏寿人、王乐亭、贺普仁、房芝萱、王玉章、何汝翰、王嘉麟、王鸿士、冯泉福等，皆为当时业已成名的大师，可谓群星璀璨，极人文之盛。六十年的路途中，医院又涌现出一批批享誉海内外的名医，柴松岩、陈彤云、张志礼、危北海、郁仁存、赵荣莱、钱英、孙伯扬、张炳厚、李乾构、魏执真、黄丽娟、周德安、温振英、刘琨、吕培文、王莒生，每一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六十年的辛勤耕耘，浓缩在宽街中医人所总结的各种著作之中，浓缩在一代代名医口耳相传的秘诀之中，浓缩在宽街中医人临床的每一次决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自觉平常却是无数次努力才



总结出来的医谚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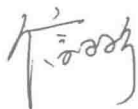
无数学子求学于此，畅游于此，但是集中学习的时间与如此丰富的经验相比实在太少了，每每在一个科、一位老师那里还没学够，就到了离开的时间，令学子们内心充满遗憾。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全院力量，编著了这套丛书，希望能把更多的经验提炼出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夫子之庙堂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六十年，众多前辈一路走来，给我们的医学财富，可谓一路珠玉，美不胜收。只有认真学习、消化、吸收，才能为我所用，造福患者。而这套丛书正是走入宽街名医思路、登堂入室之道。这套丛书汇集了赵炳南、关幼波、许公岩、王玉章等老一辈名医经验，也有柴松岩、陈彤云、危北海、郁仁存、赵荣莱、温振英等中生代名医经验，还收录了王禹堂、饶燮卿、毛克臣、董子亮、王麟鹏等在这里学习、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名医经验，汇聚了在这里走过的众多全国名老中医、北京市名老中医的经验，汇聚了几十年形成的诸多特色内部制剂、精彩的名医传略，美不胜收，读之忘倦。

六十年来，北京中医医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医院文化，这种文化被凝练成北京中医医院的院训——“仁、术、勤、和”。六十年来，我们始终保持开放、进取、乐观、分享、共赢、共进的理念，推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中医学术的传播、传承与发展，我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希望每一位读者从此受益，是为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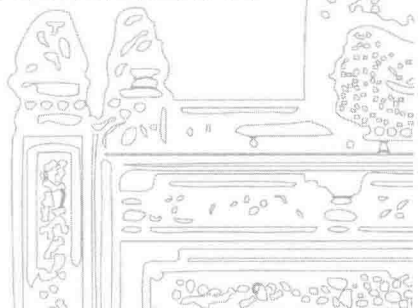


冯 序

我与巫君玉兄是无锡同乡，但我们却是在北京认识的。那是 1955 年下半年，经过朋友的介绍，请君玉兄来给我看病，无意中在我的书桌上看到了无锡友人严古津的来信，原来古津也是他的朋友，这样我们不仅是同乡，而且更是朋友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相交已整整 40 年。

君玉兄是名医，不仅仅现在是，就是在那时，他也已颇为同道所推崇了。那时，人民大学校医室有位中医赵大夫，他经常给我说巫大夫的脉案好，了不起，很少有人能到这样的水平的，只要他一搭上脉，就能对你的病情了如指掌！这是这位赵大夫常常跟我这么说的。

君玉兄不仅是名医，更是诗人，他写诗很有功力，而且十分勤奋。所以后来，并非为了看病，往往为了诗，为了书画，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因为君玉兄还写得一手很好的文征明的行书，



还能作泼墨画。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各自都投入了灾难。“文革”一开始，我就在人民大学受到了冲击，但我丝毫也没有想到一个医生，像君玉兄这样的优秀医生，竟然也会受到冲击！那是医院里的另一位好友，也是君玉兄的崇拜者专门来偷偷告诉我的，后来我到医院去看病，果然见不到他了，据说他全家已经被遣回无锡了，而且回去时处境很困难。从此我日日夜夜地惦记着他，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他绝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文革”使人朝夕悬悬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说君玉不幸了！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几乎把我震呆了。除了伤痛外，我已经不能用头脑来思维、来辨别了，一连好多天我几乎难以自持。过了些时日，我的理智大概恢复了一些了，忽然我想到这不可能，一个人人皆称赞的良医，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我的思路往这方面一想，顿时天地宽了，愈想愈觉得不可能，于是我一直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干校，我自己说我真正“来作江西社里人”了，但这个社，不是黄山谷的江西诗社，而是人民公社。1971年我探亲回北京，路过无锡，先在无锡停留几天，当我已买好回京车票，午饭后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听到邻居说，东峰来了一位名医，是北京来的，诊脉好得不得了。这三句话，顿时使我想到，这必定是他。我就问，你知道这位医生的名字吗？他说不知道，只晓得姓“巫”。这一下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叫亲戚去退火车票，这顿饭也没有心思吃了，立刻就请亲戚陪同我去东峰。

经过不少周折，我们大概是下午2时多到东峰的，找到了医院，我就直接问传达室巫大夫的诊室，然后直奔目标。到了诊室门口，只见长长的候诊队伍，君玉兄正背向着我在仔细地给病人诊脉。这一下什么疑虑都消失了，我好像突然得到了什么似的，反而放心了，不忙去惊动他了。我耐心地等他看完了一个病人后，就轻轻地走进去拍拍他的背，他毫不在意地回头一看，却忽然看到是我，真是“乍见翻疑梦”，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停了一回，他方才说，我要看完这许多病号，请你先到家里坐一会儿罢。于是他立即把我引到家里，又匆匆赶回诊室。到傍晚

的时候，他才下班回来。前后五年的睽违反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留我吃了晚饭，才匆匆让我赶回城里。回到北京，我写了一首赠他的诗：

蓟门风雨与君同，湖海十年西复东；

谣诼曾挥旧交泪，短笺每忆故人风；

堂堂应向天涯在，落落何妨一壶中；

细雨布帆彭泽路，五湖烟水恰相逢。

此诗平仄多有未叶，只是记一时兴感而已。自从这次我亲眼见到了他，还与他共餐长谈后，我好像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轻松多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就特地到东峰去看他。他约我到东峰公社去看他的朋友杨甲，办公室就紧贴在太湖边上。杨甲是公社工业书记，是码头搬运工出身，身体魁梧，体力过人，性格豪爽，而又颇能脱俗。当天晚上，杨甲拿了一壶酒，提了马灯，背了竹篓，带我们到湖边捉螃蟹。我们在湖边坐下，一边喝酒，一边等螃蟹来看灯光。果然不到10分钟，螃蟹就爬来了，杨甲尽拣大的抓，小的就掷回湖里去，大约不到1小时，就足足装了一篓子，估计有30多只大螃蟹，于是决定第二天来一次螃蟹宴。第二天清早，杨甲又让我们上小机船游五里湖，这也就是传说范蠡五湖泛舟的地方。清早，湖面上雾气濛濛，一切都在朦胧中。我们上了小船，轻飘飘地就向湖心滑去。小机船是用马达发动的，所以一路上冲波踏浪，发出“哒哒哒”的响声，震得湖面上犹如滚动着阵阵轻雷，划破了静谧的湖面。不想却惊动了水底的游鱼，吓得它们直向空中乱蹿，有时接连几条一二尺长的大鱼从头上飞过，而且连续不断，有时竟掉进船舱里来。我们在五里湖只小小地绕了一圈，就掉进舱里几条尺来长的大鱼。于是中午既有蟹又有鱼，真正是鱼米之乡。可惜在80年代初，杨甲却因肝病去世了，我每次与君玉兄回忆起这段经历，都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关于这次五湖之游，君玉兄很快就寄我以诗，诗云：

鼋渚山前一日游，崖寒风急素波秋；

至今情趣未消尽，半逐轻云落蓟州。

那时，君玉兄仍在东峰，我已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于是朋友们都想念他，尤其是许多病人，常到医院里探询，打听巫大夫什么时候回来，

有的病员竟发出呼吁，要求把巫大夫请回来。1977年春天，我又接到君玉兄寄来的诗《春暮怀其庸兄》，诗云：

江南又见柳华滋，正是忆君最剧时；
迷眼新花春欲暮，牵心旧梦觉还迟；
家山不买五湖宅，市阁忍听陌路歧；
人我因循两未就，燕支明月引深思。

其实，这时也正是北京的朋友和病友最想念他的时候，大家都盼着他回来。

终于，君玉兄于1979年重回北京了，他本来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次回来，仍旧还他一个清清白白。

前些年，我在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其中有不少医药和疾病方面的条目，这叫一般的人是做不了的，我就请他帮忙，他在百忙中慨然答应，于是这部辞典里有关医药方面的条目，就有了最好的撰写者。

君玉兄不仅从不间断业务，时时为病人服务，有时家里也是病人求诊不断，但君玉兄还潜心于钻研学问，对于医古文献的研究和临床经验的总结，从未松懈，因而他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他的这些论文，就是他数十年钻研的心得、结晶。

与此同时，君玉兄的诗集也将刊行了。前些时候，我有幸先睹为快，拜读一过。我惊叹他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居然积下了厚厚的一大本诗集，而且诗写得极好，我就自愧不如。我看现在大学教授中能有这样功力的人也不会很多。我读完了他的诗集，结合我平时对他的了解，随手题了一首诗，作为我与他40年相交的一个认识的概括，现在就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已是杏林第一俦，吟诗又见月当头；
平生风味陶彭泽，雨暴风狂立乱流。

冯其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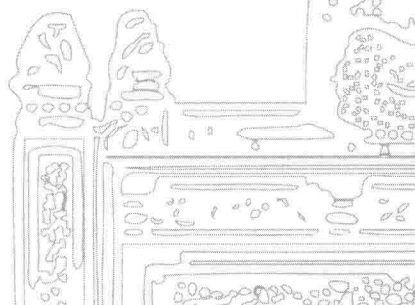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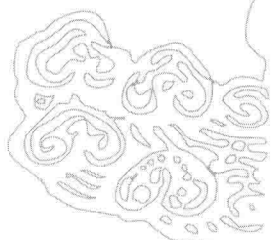
1995年4月6日夜，岁在乙亥上

己后三日，于京华瓜饭楼



自 序

此集之作，大都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时因“文革”南贬，僻处湖隅，赖邑长乡亲护持，藉免灭没而得业所素业，自以县城下工，无复问世之望，此第为同道、同学问研习而记耳，1979 年重返都下，出长鼓楼中医院，进而分领京华医事，亲楮墨者盖稀，1987 年得还就故业，稍复续笔，迨今计之，前后已二十有余年矣。同学诸君中亟欲以此刊布者，因求 50 年代而后已刊、已发之文，合为一集，名之曰医谈，盖总四十余年学习之识悟、临床之实践而铢累寸积者也，以其命笔随意，辍多作少，故篇则或短或长，词则或文或白，曰论曰话，均不成例，不若径名“医谈”之为得也。况乎辟如春蚓秋虫，正不欲掩其随时之情也哉。私心所有望者，或可藉微言以通大义，得薪积而后居上，此固势之必然者也！



夫医效之求，累世皆作，自否定之定律而观之，后之进者能得宏扬华夏之学，则虽斯集之复瓿亦何憾焉！

巫君玉

1994年春识于京华寓所之瓣杏斋



第二版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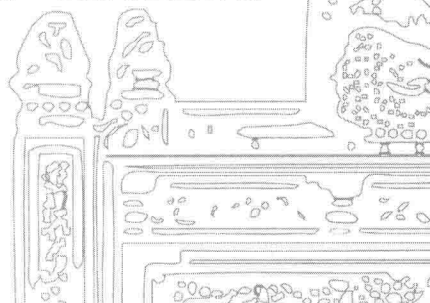
《瓣杏医谈》出版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科技日新月异，而中医药事业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医药文献的继承、保护与挖掘是中医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其中，既要重视对濒临失传的珍稀古籍文献的抢救，也要注意对当代名老中医学学术思想的整理以及技术方法上的创新。

《瓣杏医谈》集巫君玉先生数十年研习中医及临床实践之心得，该书的出版，既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宝库，也为年轻医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学习参考资料。然其问世已久，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需要做适当调整、补充和更新。

适逢北京中医医院建院 60 周年，拟整理出版《明医馆丛刊》，《瓣杏医谈》得以入选。

藉此再版良机，编者于第一版基础上主要做



了如下改动：一是按照《明医馆丛刊》的体例要求，将书名改为《巫君玉瓣杏医谈》；二是增加了对第一版所引申出的一些学术问题的阐释；三是对第一版中存在的遗漏和错讹之处予以补充、更正；四是删去了少量与中医学术或临床无直接关系的文章，以及与现代传染病有关的专科专治医案、个案等。

总之，第二版内容更加完整精炼，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和把握巫君玉学术思想之精华。

巫熙南

2016年2月20日